

中国名画家全集

高剑父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名画家全集



# 父 剑

著 • 蔡星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剑父 / 高剑父绘; 蔡星仪编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3

(中国名画家全集 / 郎绍君、张志欣主编)

ISBN 7-5434-4442-9

I. 高... II. ①高... ②蔡...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3343 号

中国名画家全集

高剑父

著 / 蔡星仪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责任编辑 / 张子康 刘峥 张天漫 张福堂

封面设计 / 张志伟 牛亚勋

版式设计 / 郑子杰

制 版 / 时尚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制 作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印 刷 /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 1/32 7.75印张

出版日期 /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 ISBN 7-5434-4442-9/J259

定 价 / 58 元

## 前 言

---

画者，本于天地之灵气，结于人心之妙想。画家立于天地之间，万象在旁，神思融趣，忽然划然，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所闻所感；绝叫一声，纵横万状，以成精品。吾国绘画渊源有自，自晋顾恺之，千数百年来，流派林立，代不乏贤；泊乎南北，哲匠间出，风格迥异，自成风范；浩浩长江，巍巍昆仑，不足以道其高远。后人欲知其详窥其妙，亦难矣。

予生不能为画，而纵观古今名家之作，与其一时不得不然之变，始知法后能知无法。前辈有言，此道中尽可寄兴，其然欤？展读历代名迹，更觉其法如镜花水月，宛然有之，不可把握；而其无法，如长天清水，茫无际。

吾社襄集今古，选历代名家之尤者，道其生平事迹、画论理念、技法特色、前传后承，使览者窥一斑而见全豹，知一画师而晓一代之画，读数十名画家之集，而知吾国数千年绘画文明之概况。

盖因年代久远，战乱频仍，名画流失损坏者不可胜记。因有名家而画不存者，有画虽存而寥寥几稀者，有画家虽名，而其生平行藏不见于记载者，是故图文存世不多，介绍不可周全，乃使数人一集，聊胜于无也。

昔欧阳询编《艺文类聚》有云：“欲使家富隋珠，人怀锦玉，以为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此集之意也。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                |    |
|----------------|----|
| 一、生平概述         | 1  |
| “煞星”的童年        | 2  |
| 古泉先生门下的苦学生     | 5  |
| “洋学堂”与“镜香池馆”   | 9  |
| 28岁的“高师”教员     | 15 |
| 求学东瀛           | 20 |
| “支那暗杀团”与“审美书馆” | 23 |
| “高举艺术革命的大纛”    | 34 |
| 春睡画院           | 37 |
| 南亚之行           | 40 |

|           |     |
|-----------|-----|
| “白骨犹深国难悲” | 49  |
| “大名彪炳耀千秋” | 57  |
| 二、绘画艺术    | 87  |
| 三、论艺摘选    | 155 |
| 四、各家评论摘录  | 181 |
| 五、年表简编    | 217 |
| 附：主要参考文献  | 230 |
| 常用印       | 232 |
| 主要传世作品目录  | 234 |

# 生平概述



## “煞星”的童年

清朝光绪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公元1879年10月11日，在珠江三角洲的番禺县大石乡员岗村的一个乡下郎中的家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但是，这个新生命的诞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喜悦和欢乐，产妇房门外的叔伯姑婶们个个脸色阴沉、忧心忡忡。因为这一天是封建迷信时代认为的大凶之日，据说，在这一天出生的人是天上“煞星”降世，必将给整个家庭带来灾祸。

人们七嘴八舌，围着婴儿的父亲劝说，要他赶快把这个小生命抱出去扔掉。做父亲的哪里忍心呢！他只好沉默着，低头不语。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主意，说：“不如把他送到育婴堂去吧。”听到“育婴堂”三个字，孩子的父亲不禁打了一个寒噤，眼前仿佛闪现出了无数个小小的骷髅头。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少能知道什么叫“育婴堂”了。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不少穷苦人家生下孩子后无法养活，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家中饿死，在走投无路之时，只好横下心来把孩子放在路边，祈望万一能碰上个好心人把孩子收养下来，也算给孩子一线生机。于是标榜“博爱”的外国传教士，就在广州设立了一个专门收养这些弃婴的所谓慈善机构——育婴堂。父母把孩子送到育婴堂，孩子似乎是得救了，其实那里也免不了饥饿、疾病、肉体 and 心灵的无穷无

尽的折磨。每一天不知有多少个幼儿孩童在痛苦无告中离开人世！

孩子的父亲走进产房，圆圆的脸蛋上泛着红光，望着儿子那胖嘟嘟的四肢乱挣乱蹬，似乎是在对即将降临的厄运的抗争。一个多么可爱的壮小子！他的心一下子铁定了，谁也不能把孩子从他的手上夺走。于是，他猛地把房门关上，对众人下了逐客令。人们见此情景，知道任何劝说都无济于事，也就只好摇着头叹着气散开了。这个在大凶日来到人间的小生命终于在慈父的怀中保住了。他就是近代中国岭南画派的创立者——国画大师高剑父。

高剑父，原名崙，字卓庭（一说爵亭），剑父是他的号。他的祖父高瑞彩，是个中医，但性好习武及绘画，尤其是竹子画得颇好。父亲高保祥，也习医，但无固定职业。他生有六个儿子：桂庭、灵生、冠天、剑父、奇峰、剑僧。高剑父幼年时，家境还勉强可以过得去。5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入广州一间私塾里读书，学些“子曰”、“诗云”之类的儒家经典。高剑父自幼喜欢“画公仔”（广东方言，即画人物画），课余涂涂画画，也常常得到亲友们的夸奖。父亲虽然无固定职业，但有行医的祖父和长兄桂庭出外做工帮补家用，因此一家人的生活还算过得去。高剑父日间在私塾里读书，课余则画画游戏，也过得相当地无忧无虑。这样的生活过了五年，他又添了一个弟弟，取名高山翁，字奇峰，后来也成为“岭南三杰”之一的大画家。高奇峰出生后一年，家计就越来越艰难了，10岁的高剑父无法继续他在私塾里的学习，只好返回乡下给一位族兄当童工种田。但是，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打击的清王朝此时已经腐败不堪，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深入，中国人民已经是深深陷入了沉重的苦难之中，农村的经济已经破

产，小童工的艰难日子也难以维持了。这位族兄自顾不暇，就把这个小小的帮工辞退了。在一家人凄惶的神色中，12岁的高剑父只好又卷起了破烂的行李，投奔到黄埔新洲一个族叔那里。这位族叔也是一位乡村的郎中，在黄埔墟镇上开了一间小小的中药店，行医兼售药，因为一个人忙不过来，需要一个干杂役的工人，高剑父就在他家干些挑水、劈柴、做饭、清洁……的粗活，虽然辛苦劳累，但总算有个吃饭的地方。在族叔那里干活，白天是一刻也不能休息的；可是，每当夜幕降临，把店门关上以后，却也还有一些空暇。这位族叔是个粗通文墨的乡下知识分子，能背些唐诗古文，还会画几笔文人画。每当此时，他就把高剑父叫到柜台边，教他背诵诗文，写毛笔大字和画画。这睡前的短暂时光，往往使少年的高剑父忘却了白天一天的辛劳，兴趣盎然、专心致志地念着、写着、画着，艺术的种子撒在幼小的心田。然而，在这民不聊生的晚清末季，族叔的小药店的生意也越来越淡，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勉强支撑了两年，实在无法，只好把高剑父打发回老家。14岁的高剑父告别了族叔回到了番禺家中。这时，长兄桂庭已经结婚，分家搬到了广州河南去了。高剑父见到失业的父亲和嗷嗷待哺的弟弟，觉得自己不能呆在家里吃闲饭，于是决定到广州河南长兄家中暂住，寻找生活出路。



青年时代的高剑父

## 古泉先生门下的苦学生

人生往往有着许多偶然的因素，随便走出的一步，有时却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14岁的高剑父为了生活的出路迁到长兄家中暂时栖身，可以说是他走上艺术道路，成为大画家的一个起点，这恐怕是高剑父当时也未必能料到的吧！

19世纪末的广州河南，尚是阡陌连绵、田畴瓜圃相接的农村，与今天高楼林立、通衢广道、车水马龙的景象真是两个世界。不过在这个远离闹市的珠江南岸农村中，却居住着一位当时的名人——清末花鸟画名家居廉。

居廉，字士刚，号古泉。因为是广东番禺县隔山乡（今在广州河南区）人，所以又常常在画上署名“隔山樵子”、“隔山老人”等号，他出生于道光八年（1828年），在光绪

居廉与其友徒在所居“居廉让之问”别业（摄于1904年，广州，左五为高剑父）



三十年(1904年)去世,是清朝末年广东的一位著名花鸟画家。居廉一生大部分时光是以在家乡卖画和教授学生维持生活。由于他很有名,当时广州地区的一些附庸风雅的富贵公子、士绅都拜在他的门下当学生,生活也还安定。他在隔山乡的住所,叠石种花莳草、养禽鸟、饲虫鱼作为画材。他把自己的画室命名为“嘯月琴馆”。居廉的画直接受他的堂兄居巢传授,而居巢是远师清初花鸟画大师恽寿平,近法流寓两广的江苏画家宋光室(字藕堂)、孟觐乙(字丽堂)的。不过居廉的画风是由居廉才发扬光大的,绘画史上称之为“居派”。“居派”的绘画很注重生活体验和积累,很注意实地去观察描写自然生长的花鸟草虫,坚持“以造化为师”。居廉常于豆棚瓜架、花间草丛进行观察,夜间甚至打着灯笼到庭园中去,诱来飞蛾虫子暗记默识,或者用玻璃箱蓄养昆虫,以便仔细端详,有时又用针把昆虫钉在墙上写生。因此,他笔下的花鸟虫鱼,形态逼真,姿态生动,活灵活现,趣味隽永,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佳作。

少年的高剑父早就熟知居廉的大名了,在一些店铺和大户人家也见过居廉的精美生动的画作,对于这位名画家是十分敬仰的。这时他搬到长兄处寄



初入居门钩稿(一)

19世纪末作  
24 × 21.5cm



初入居门钩稿(二)

19世纪末作  
30 × 21cm



住，与这位名画家是同一区。这时的居古泉先生，虽然是已届暮年，但在他那儿学画的人仍然不少。高剑父更经常地听到人们谈论这位名画师，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拜这位居古泉先生为师！但是，虽说大家都同住在一个河南区，但居是名满南粤的老画师，高只不过是一个穷苦无依的少年。拜师学艺，居廉此时收门徒学费很高，岂不是痴心梦想？但高剑父对于学习绘画的热情已如火山喷发，一切困难都不能使他对艺术事业的炽热的理想追求平息下来。他到处央人介绍，请人向古泉先生致意，终于感动了他的另一位族叔——高祉元。这位高祉元先生是位举人老爷，是广州河南南州乡的绅士，与居廉颇有些交情。他见到少年堂侄，人穷志不短，为了达到学画的目的竟有一股百折不挠的蛮劲，似乎是个可造之才，于是就亲自带上高剑父去见居廉，把高剑父矢志艺术的苦心陈述一番。这位居古泉先生本来就是位善良的老人，一向很同情穷苦人家，听到高祉元的介绍大为感动，二话没说，免了高剑父的学费，慨然应允收下这个穷人的孩子做学生。从此，这位未来的岭南派大师正式从师学艺了。

高剑父这位有志气的穷少年一下子成了名画家的弟子，他的兴奋和激动就甭提啦！他似乎有一股无法估量的劲儿在心中生发出来。他哥哥的家离居廉的“啸月琴馆”有十几里地，14岁的高剑父每天天未亮即起来，稍稍吃点东西即步行到居先生处上课。中午休息，人们各自去吃午饭，他身无分文，饿着肚皮在画室里等候。人们吃过午饭回来，又开始了下午紧张的学习。夕阳斜照，炊烟四起，一天的功课结束了，他又步行十几里返家，等待他的，不是什么丰盛的晚餐，而是仅能填饱肚子的粗茶淡饭。当时的河南地区并无大路，从哥哥家到居老师家的十几里地，

都是迂回崎岖的田畴小径，每当刮风下雨，泥泞水漫，成年人都感到很困难；但少年高剑父却毫不在乎，他只有一个思想——学画，学画！无论是风雷雨电都不能使他有丝毫的畏缩，总是按时来到古泉先生的画室里恭候老师的到来。年逾古稀的古泉先生虽然弟子众多，可从未见过一个人像高剑父那样有毅力、刻苦好学、奋发向上的，不禁大为赞赏。当他了解到这位穷学生每天中午都是饿着肚皮的，更是深深感动，于是通知家里的人把高剑父留在家中免费食宿。居老先生家里的人想不通，已经免了这个学生的学费，够照顾他啦，怎么还要白白供他吃饭，给他腾出房子住宿？居老先生为了高剑父不受家人的白眼，于是表面上宣布每月收高剑父二两银子的伙食费。其实，就是每月二两银子，高剑父亦拿不出来啊！他只好辞谢老师的好意。居老先生安慰他不要介意，没有钱就不交嘛！这样，高剑父就在居家住下来了。

古泉先生是古道热肠，爱才识人，可他的家人都并不懂得何谓人才和艺术。他们看着家里平白添了个白吃饭的人，心里老大的不痛快，一些在居家做工的外人更是不甘心照料这个穷小子。于是日子一久，白眼相加，嘴里时时挂着奚落讥讽的言辞，有时甚至故意找碴，制造事端，捉弄、侮辱高剑父，甚至跑到介绍高剑父来学习的那位高祉元先生处去要高剑父的伙食费。寒来暑往，在居家住了一年的高剑父既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也饱尝了世态炎凉的种种辛酸。这位少年开始成熟起来了。

## “洋学堂”与“镜香池馆”

19 世纪的最后几年，正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大力推行“自强新政”的年代。新兴的洋务派头面人物张之洞在中法战争(1884 年)时由山西巡抚迁任两广总督。他起用已经退职的原广西提督冯子材，击败了法国侵略军，得到两广人民的好感。他又在黄埔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建立枪炮厂，开设矿务局，建立广雅书院等新式学校，大力在广东推行“洋务运动”。一时之间，广东衰残凋敝的政治经济似乎出现了一点儿回光返照。这时高剑父在黄埔的族叔被聘请为黄埔水师学堂的医生。这位族叔几年来一直惦记着那位聪明好学、刻苦自励的小堂侄，这次有机会担任水师学堂的医生，经济上也有了转机，便立刻把高剑父接到水师学堂来读书。

水师学堂，是洋务派推行“新政”办起来的所谓“新学堂”。它没有统一的学制，也没有一定的学习传统。它的整个宗旨，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儒家的思想为根基，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学习的内容，除了“四书”、“五经”等等之外，“西文”(外语)、“西艺”(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也占有重要地位。这时候的高剑父刚刚跨入青年时代，对社会、人生充满着热烈的憧憬。满怀着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和冲动，他迈进了这所在当时是全新的“学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入学半年却生了一场大病，不得不中途辍学，返回广州河南哥



哥的家中养病。病中的高剑父仍念念不忘他的绘画学习，只要身体稍稍恢复，他就支撑着虚弱的身体走到居老师的画室中去学习。这一年，他又添了一个弟弟，就是后来岭南画派的名画家高剑僧。高剑僧的出生，家庭的担子更重，父亲积劳成疾，不幸在剑僧不到一岁时就撒手离开了这苦难的尘世。也就在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洋务派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接着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进一步半殖民地化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更为严重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更为痛苦了。在这民族危亡、民生涂炭之际，高剑父的一家更是祸不单行。父亲病逝不到两年，母亲和长兄桂庭又相继病逝，全家的生活重担落在他的三哥冠天的肩上，家境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

在家庭经济如此窘迫的情况下，18岁的高剑父面临着人生道路的严峻抉择，要继续艺术道路的攀登吗？你必须解决自己艺术作品的出路，找一个艺术赞助人；否则，只有改弦更张，另谋职业，挑起扶持幼弟、养家糊口的重担。这时的高剑父，经过在居廉门下四年的刻苦学习，在居氏的大批弟子中，已经是鹤立鸡群，才华出众。他回顾自己几年来学画的艰难道路，坚定了献身艺术的决心。不！箭既然已经在弦上，就要射出去；生活的道路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就要走下去；理想的目标已经确立，岂能半途舍弃？不管有多大的艰难和困苦，一定要沿着已经确定的航程，把自己的生命之船驶向理想的彼岸！

当时在居廉门下的弟子中，有一位伍德彝，是清末广州四大家族（潘、卢、伍、叶）之一的后裔，非常地富有，家里收藏着许多古代名家的墨迹珍品。这位伍公子，比高剑父年长二十岁，因为出身名门贵族，为了表示自己的身份